

Murowsoy

肖洛霍夫文集

第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Мухоморов

〔苏联〕

肖洛霍夫文集

第一卷

草婴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98-0841 号

本文集根据 М. ШОЛОХ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ВОСЬМИ ТОМА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198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肖洛霍夫文集(1—8 卷)/(苏)肖洛霍夫著;金人、草婴、孙美玲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8
ISBN 7-02-003288-5

I. 肖… II. ①肖…②金… III. 文学—作品集—苏联—现代 IV. I51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1748 号

责任编辑:张福生
装帧设计:李吉庆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李博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52 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5.375 插页 80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总定价 198.00 元

(共 8 卷)



作者像

祝贺《肖洛霍夫文集》中文版出版

敬爱的读者：

我非常高兴把我父亲米·亚·肖洛霍夫首次在中国出版的文集推荐给你们。

我想，很多老一代的人都熟悉他的作品，因为有些作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从一九三一年开始在旧中国就多次出版过。那时候在上海出版了他的史诗性作品《静静的顿河》的头两部。一九三六年第一次出版了他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五六十年代又出版了他的《顿河故事》和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

从那时起经过多年，又成长起一代新的读者，对于这些读者来说，这部文集也许会使他们发现一个新的作者，这位作者有他自己独特的、不可重复的声音，有他坚定的信念。他认为，在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讲真话。

他整个一生始终遵循着这一原则。

他热爱人。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有彼此不同的性格和癖好——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献给你们各位的也正是这样的人。

米·亚·肖洛霍夫是一个信念坚定的共产党人，对于他来说，自由、平等、博爱的共产主义思想并非是一些空话。他竭尽全力为自己的信念而斗争，但并非在所有的时间和在所有的事情上他都能成功，可是他真诚地相信，只有人民当家做主才能给人们带来人应当享受到的生活。

一九六五年为《静静的顿河》而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他在自己的获奖演说中谈到艺术家的责任：“同读者对话要坦诚，要向人们讲真话——尽管真话有时是严酷的，但永远是勇敢的，要使人们在心中坚信未来，并且坚信自己有力量建设好这未来。要做世界和平的斗士，并用自己的语言艺术在一切所到之处培育同样的斗士。”

他努力为人们做好事：他整个一生都是最好的证明。他曾为自己的祖国以及整个地球上的人们生活不完美而悲伤，他憎恨战争，他了解战争不是靠书本，他曾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卫国战争期间担任随军记者时，在各个战区亲眼看见过战争的可怕的后果。他的母亲在维约申斯克镇空袭期间被炸死在自己的家屋旁边。他自己在从前线返回时，也曾由于飞机失事而受到严重震伤。这一次震伤后来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

少年时代的艰辛、饥饿，青年时代的沉重的体力劳动与过早降临的世界声望，和随之而来的不曾间断的遭人妒忌，以及敌人的仇恨、有组织的谣言和中伤，这一切都没有摧折他对公正的信念，都没有使他丧失人的尊严，但很可能减损了他的寿命。

在诺贝尔奖金授奖会上的同一篇获奖讲演中，他这样表达了自己的终生之愿：“我希望我的书能够帮助人们变得更完美，心灵更纯洁，能够唤起对人的爱，唤起人们积极地为人道主义和人类的进步理想而斗争，如果我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我就是幸福的了。”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日，他还一刻不停地关心着祖国人民生活的改善。很多人在自己的信里，向他述说自己的困难和艰辛，他对这一切作出非常锐敏的反应，有时一天他会接到上百封信，这些信不仅来自苏联各地，而且也来自世界其他国家。

他的书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出版过，译成了多种文字，人们知

道这些作品,阅读这些作品,也就是说这些作品还活在读者中间,还能使读者同书中主人公们一起经受感情的变化,一起笑,一起哭。这对作家来说是莫大的幸福,是最高奖赏。

我想,中国的读者们会怀着兴趣来阅读米·亚·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以及论文和讲演。也许,会喜欢上他的那些主人公,自然也会通过这些作品更好地了解俄罗斯人民、了解俄罗斯人民的性格、以及它并不轻松的历史。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谨致

崇高敬意!

斯维特兰娜·肖洛霍娃

一九九九年二月于维约申斯克

总 序

《肖洛霍夫文集》(八卷集)收入作者一生所写的几乎全部文艺作品,包括短篇小说、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和《新垦地》以及他主要的随笔、论文、通讯、讲话和部分较重要的书信。

这八卷集大体可以体现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他的思想和活动。

二十世纪对人类来说,特别是对俄罗斯人民来说,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世纪。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建成和存在,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耀眼的和激动人心的一章。人类将长时间地不断总结和思考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意义。

肖洛霍夫正是生活在这个历史时期。他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除去没有经历苏联解体这段历史之外,他的一生都是伴随着本世纪俄罗斯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度过的。

对于作家来说,肖洛霍夫的作品或许不算很多,但是他对自己所经历的、也是人民最感重要的、严峻和复杂的每个历史时期,都有深邃的思考和描述,都有自己重要的艺术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肖洛霍夫可以称作是二十世纪俄罗斯的艺术家的编年史家。

肖洛霍夫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深刻、形象地叙述了对于俄国、对于世界都十分重要的历史时代,而且还在于他塑造了许多不朽的艺术形象,世界仿佛因为有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达维多夫、索科洛夫等典型形象的存在而变得更有生气、更丰富多彩

了。作者笔下的这些艺术形象，都凸现着他们所处时代的特征，而且都有他们彼此迥异的、活生生的、令人思索不完、体味不尽的心灵世界。艺术家肖洛霍夫的不朽生命，就体现在这些形象绵延不断地活在一代代读者心中的永恒生命之中。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天赋才华固然重要，然而客观环境和个人经历，则是他成长的不可缺少的土壤。肖洛霍夫的人生经历是罕见的。他的一生，是历经磨难与曲折的一生，是闯过无数生死险关的一生。他的小说，特别是《静静的顿河》，可以说是一部俄罗斯悲剧编年史，一幅展现俄罗斯诸多沧桑巨变和动荡人生的历史画卷。这些小说和小说中的一系列艺术形象都这样那样地映射着作家的种种经历和感受。因此，首先了解一下作家本人的经历是很有必要的，这有助于更切近地理解他作品的内涵，及其悲剧史诗的风格。同时，了解他个人的经历，对澄清喧嚣甚久的关于《静静的顿河》的“剽窃”说，也不无裨益。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于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四日诞生在顿河军屯州维约申斯克镇克鲁日伊林村。但应当说，他不是顿河哥萨克，而是外乡人。一百多年前，他的祖父从梁赞省迁到顿河落户，并在当地逐渐成为一个有经济根基的、拥有多处店铺的商人。他的父亲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肖洛霍夫，早年在祖父主持的克鲁日伊林村的布匹杂货小铺里做店员，毕业于教区中学，虽然没受过高等教育，但有教养，爱读书，并订有多种文艺杂志，藏有俄国及欧美许多经典作家的作品。这些藏书，为中断学业在家自修的少年肖洛霍夫日后成长为作家奠定了知识基础。

作家的母亲阿纳斯塔西娅·达尼洛夫娜·切尔尼科娃是乌克兰人,出身农家。她从十二岁起就在地主波波夫家当侍女。几年之后,常和波波夫家来往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肖洛霍夫爱上了这位姑娘,决意娶她为妻。在当时尚保留有中世纪习俗的农村里,这桩有悖世俗的爱情不仅令乡邻惊讶,也遭到了男方父母的反对。他们借助哥萨克长官阿塔曼的权力,强行将阿纳斯塔西娅嫁给了一个退役的老哥萨克库兹涅佐夫。亚历山大奋起反抗,以至同父母闹翻。当时有朋友对此困惑不解,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娶这样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家姑娘。他认真地回答说:“她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姑娘,她是一幅画!”^①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以一个艺术家的审美灵感,来欣赏自己爱着的姑娘。爱情,在他心中,充满诗情画意,已经升华到至美的境界。他的这种艺术家的心灵,以及对人的与众不同的理解能力,或许日后在儿子身上也得到了体现!阿纳斯塔西娅也没有辜负他的信任,勇敢地冲破婚姻、舆论、旧道德习俗的重重压力,投入了他的怀抱,做了他实际上的妻子。于是她成了有两个丈夫的女人。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出生以后,自然也就成了有两个父亲的孩子。他名义上是库兹涅佐夫的儿子,实际上是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的生子。这种有两个父亲的痛苦日子过了八年,库兹涅佐夫过世后,在一九一三年,肖洛霍夫的生身父母才得以在教堂正式结婚。

童年时代的这种双重身份给肖洛霍夫的心灵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创伤,使他比一般的孩子更早地领悟了世态人情,也影响到他后来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肖洛霍夫说,《顿河故事》中的

^① 参见列日涅夫《肖洛霍夫的道路》第20页,苏联作家出版社,莫斯科,1958年。

“《野小鬼》，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我个人的经历。”^① 由此联想到，《顿河故事》中的《两个丈夫的女人》和《静静的顿河》中阿克西妮亚的形象，可以说都多少反映了肖洛霍夫母亲的经历。

当然，童年时代的肖洛霍夫，也是一个活泼的孩子。他乐感强，记忆力好，喜欢观看热闹的婚礼，爱听哥萨克古老民歌和老人们讲的征战故事，更爱过各种节日，还是一个钓鱼迷。他在《静静的顿河》里所以能得心应手地援用民间文学素材，这完全得益于他从小受到的民俗文化的熏陶。

肖洛霍夫六岁开始读书。一九一八年国内战争开始，肖洛霍夫刚读完四年级就被迫辍学，从此便永远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活。

国内战争期间，肖洛霍夫和父母住在顿河上游叶兰斯克镇和卡尔金镇。一九一九年的哥萨克暴动就发生在这里。这个悲剧事件给少年肖洛霍夫留下了强烈印象。肖洛霍夫亲姑姑家的四位表兄，在国内战争中彼此站在敌对的立场上，三位在白军里当差，一位在红军里战斗。他们随白军或红军频频穿梭于家乡的村镇。他们的妈妈，肖洛霍夫的姑姑，面对她同室操戈的儿子总是泪流满面。最后，三个儿子战死，只剩下一个儿子。当时，这样的惨剧不止发生在一家一户，而是像旋风一样席卷了整个顿河大地。从这里，少年肖洛霍夫开始感受到时代的悲剧。

一九二〇年顿河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五岁的肖洛霍夫开始了独立的劳动生活。他是革命积极分子，同时担负着多项社会工作：是卡尔金镇革命委员会的办事员，扫盲教师，又做人口登记工作，为苏维埃政权做宣传，还加入了业余剧团，编写剧本。

^① 参见鲁哥沃依《血汗录》第141页，书籍出版社，罗斯托夫，1991年。

这个时期，在顿河实行余粮征集制。为了同破坏余粮征集制的匪帮作斗争，在顿河组成了武装征粮队。肖洛霍夫自愿参加了这支队伍，在这个队伍里度过了无数个紧张的日日夜夜。一九二〇年秋，在康科夫村附近同马赫诺匪帮进行的一场战斗中，牺牲了许多战友，肖洛霍夫被俘。他在等待死亡的两天两夜的痛苦煎熬中，充分体验到了生命的可贵。

两天后，正当马赫诺匪徒把他们押到野外一沟壑前面准备枪决时，凑巧，马赫诺的马车飞驰而来。得知肖洛霍夫只是一个十五岁的教师后，马赫诺竟将他放了。^①

这次，肖洛霍夫侥幸躲过了死神。然而时过两年，他又被押上了革命法庭。

一九二一年苏维埃政权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农村，余粮征集制要转轨到征收粮食税。一九二二年五月肖洛霍夫被派往布卡诺夫镇做镇的全权粮食检查员。他当时虽然年轻，但却是个农业行家，他体恤民情，不愿亏待任何一个农民。为此他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下田地仔细丈量庄稼人耕种的土地面积。然后给区粮食委员打报告，说明目前全镇，特别是去年歉收的各村，饥饿死亡人数已达到惊人的地步。^② 要求有关机构重新考虑因不了解实际情况而下达的过高的粮税征收指标。

肖洛霍夫做事果敢，既然委派他做镇的全权粮食检查员，他就行使了自己的全权，在个别地方、个别情况下降低了纳税指标。为此，上级粮食机构认为他这样做是越权，是姑息庄稼人。革命法庭对他进行了审判，判处枪决。^③ 年仅十七岁的肖洛霍

① 瓦西连科《偶然的会见》，《库班》，1991年第4期，第53页。

② 参见雷奇涅夫《肖洛霍夫的少年时代》，维尔纽斯，1987年，第76—80页。

③ 参见《莫斯科新闻》，1987年第28期，第9页。

夫被关进了自家人的监牢，等待着两天后的枪决。

肖洛霍夫再一次站在生死的门槛上。一般说来，人生痛苦莫大于死。而对一个刚刚开始生活的少年来说，还有比这荒唐无谓的处决更具历史悲剧性和更残酷的吗？这种残酷的生命体验，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幻化成一种悲怆的艺术活力。

肖洛霍夫这次又幸运地与死神擦身而过。革命法庭考虑到他尚未成年，据此改判为缓期一年执行，尔后也就不了了之。

肖洛霍夫说：“诗人的诞生各自不同，比如我，是从国内战争中诞生的。”^①肖洛霍夫很想把他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和感受，都写出来。为此，一九二二年十月，他只身来到莫斯科，一边做工，一边学习写作。在这里，他参加了共青团的作家团体“青年近卫军”社，后来又加入了“拉普”（无产阶级作家协会）。

肖洛霍夫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胎记》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从此，他醉心于创作，一发而不可收，一篇接一篇不停地写，不断地发表。这些短篇小说于一九二六年结为两个集子出版：《顿河故事》和《浅蓝的原野》。后来这两个集子合而为一，书名统一为《顿河故事》。现在我们所说的《顿河故事》，即指他的全部早期短篇小说。

这些短篇小说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作家描写的那些残酷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场景。它们仿佛不是写出来的故事，而像是生活巨变的火山喷发出来的岩浆，像是革命的滔天巨浪撞击岩岸迸溅出来的五颜六色的痛苦的珠泪和忧郁的水雾。肖洛霍夫及时地将它们收拢在自己的笔下，用它们在苏联文学初年的宏伟画布上留下了绚烂的一抹。

一九二四年，肖洛霍夫从莫斯科回到顿河。一九二五年秋，

^① 参见《米·肖洛霍夫》第158页，“真理报”出版社，莫斯科，1966年。

他开始创作一部反映顿河哥萨克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为搜集材料，肖洛霍夫于一九二六年迁居维约申斯克镇。此后，除了卫国战争期间上前线那段时间外，他一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一九二八年，肖洛霍夫发表了描绘顿河历史风云变幻的艺术长卷《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和第二部，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顿河老作家绥拉菲摩维奇欣喜地称赞肖洛霍夫是“一个非同凡响的、同谁都不相像的、具有自己独特面貌的作家”。肖洛霍夫一举成名。

《静静的顿河》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作是顿河哥萨克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肖洛霍夫说：“《静静的顿河》是我最大型的作品，它对于我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花费了很多时间，尽了我全部所能，来向我国读者和国外读者介绍革命年代顿河哥萨克的悲剧性的历史。”^①

为反映这一重大的主题，肖洛霍夫把中农哥萨克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命运及其一家在动荡年代的巨大变迁放在长篇小说的中心，以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二年间翻滚如潮的历史事件作为小说的情节基础。几个家庭的兴衰沉浮、众多人物的生活际遇，都围绕着葛利高里和麦列霍夫一家而展开。葛利高里及其一家，以及其他几个家庭的命运、哥萨克的命运和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错综而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透过人物的命运展示出历史的进程，而历史发展的趋势又决定着人物的命运、哥萨克的命运。

读《静静的顿河》，我们会身临其境般地感受顿河大地上革命与战争的风云变幻，深刻体味那充满艺术真实的世界带来的

^① 见本文集第8卷《生活是共同的撰稿人》。

人生命运的忧伤、痛苦、欢乐和希望。

《静静的顿河》第一、二部发表时，肖洛霍夫只有二十三岁。他突然以一个成熟的大作家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上，引起许多人的钦佩和赞叹，人们惊叹他那么年轻竟然能够驾驭如此宏大的题材，竟然能够如此深刻地理解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及娜塔莉亚等诸多人物复杂的感情世界，人们赞赏他能够通过故事脉络的编织、人物性格的刻画、事件的组织，如此得心应手地把一个波澜壮阔、复杂多变的时代展现在读者面前。

但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人莫名的诧异和猜测，认为《静静的顿河》未必是肖洛霍夫的创作，很可能是剽窃了某个死于国内战争的白军军官的手稿。这种无头无尾、无根无据的流言，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从莫斯科、列宁格勒到顿河，引起了广泛关注。

一九二九年十月三日肖洛霍夫在写给朋友布赛金的信中说：“我讨厌这种生活，讨厌极了……你刚拿起笔，而‘魔鬼’就立刻出现在你身边拷问你：‘你不是白军军官吗？不是老太婆代你写的小说吗？你帮助富农吗？你忠于右倾吗？’”

这种“魔鬼的拷问”伴随了肖洛霍夫一生，而且诸多说法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直到七十年代，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又提出所谓“克留奇科夫”说。^①“剽窃”说虽无根无据，然而沸沸扬扬，直到今天这一公案也未完全了结。

不过，近十年来先后找到了《静静的顿河》一九二五年秋写的部分初稿和一九二六年开始写的第一部和第二部手稿。这两部手稿现在已经收藏在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它对最终廓清这些谣言是十分有益的。

① 关于《静静的顿河》的著作权问题，详见孙美玲《肖洛霍夫的艺术世界》第167—20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

一九三〇年肖洛霍夫积极地投入了顿河地区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他几乎与这一运动同步地写出了长篇小说《新垦地》的第一部。后来肖洛霍夫回忆说：“一九三〇年，当发生在农村的、使农村彻底翻了一个身的那些事件——消灭富农阶级、全盘集体化、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群众运动等，还记忆犹新的时候，我按照生活的鲜明足迹写了《新垦地》。”

《新垦地》第一部是一本有着很高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著作。作品更多摄取的是生活的本来面貌，充满了暴风雨般的阶级斗争气息，令人强烈地感觉到一九三〇年苏联农村迅猛发展的形势。

当时正在参加农业集体化的农村读者把《新垦地》誉为“艺术形式的历史文献”^①，有的农庄主席“仿照肖洛霍夫笔下的达维多夫的榜样来领导集体农庄”^②，有的庄员也用达维多夫的榜样要求自己的农庄主席^③，这一切都说明这部作品在群众中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肖洛霍夫笔下的人物，不仅达维多夫受到读者这么多的关注，就是狗鱼老大爷，也同样受到读者广泛的喜爱。一九九〇年笔者访问苏联时，莫斯科大学教授哈宾对我讲述了他在卫国战争中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有一次飞来了一大批德机，疯狂地轰炸苏军阵地。苏军伤亡惨重，各个战壕和掩体一片死寂。良久，忽然听到一个战士高喊：“狗鱼老大爷，你还活着吗？”这一声呼喊，恢复了阵地的生气，随之有了人声，有了话语。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肖洛霍夫在创作中从不回避矛盾，

① 《新世界》，1934年第9期。

② 《农村通讯员》，1936年第24期。

③ 《真理报》，1936年10月16日。

他在《新垦地》第一部中揭示了集体化运动过程中的过左政策和偏激作法,以及由此导致的其他种种缺点和错误。只是,在他创作这部作品时的一九三〇年,许多最严重的后果,一时在农村生活中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可是到了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边疆区地方干部执行政策越来越偏激、过火,特别是在粮食征购的过程中,发展到私设公堂,严刑威逼,甚至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冬天,把农户赶出住房,令其在街上过冬。

三十年代,肖洛霍夫曾多次就集体化问题和肃反问题,上书斯大林,为民请命,反映地方干部的违法乱纪和为所欲为,以及由此给人民造成巨大的痛苦和灾难。从这些信中,我们既看到了顿河地区那段历史的严峻和复杂,也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肖洛霍夫、艰难时世中的肖洛霍夫。作为一个作家,他没有躲在自家的百叶窗后面创作纯美的文学,而是紧紧地同人民在一起,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为他们的生存奔走呼号,无所畏惧。

肖洛霍夫在一封致斯大林的信中写道:“我看到这样一幕,那情景我至死也不会忘记:在列别亚什集体农庄的沃洛霍夫村,夜里冷风怒吼,冰天雪地,连狗都因为怕冷而躲藏起来,被赶出家门的农户,在偏僻的街道上,燃起火堆,坐在火旁。用破烂衣服把孩子裹了又裹,放在被火烤化的土地上。难道可以这样凌辱人吗?”

肖洛霍夫不避风险,越过边疆区领导层,直接上书斯大林报告实情。这当然得罪了边疆区的领导们。一九三六年肃反运动一开始,他们终于等到了报复肖洛霍夫的机会。

他们先把同肖洛霍夫在维约申斯克区委共事的朋友:鲁哥沃依、洛加乔夫、克拉秀夫等人以莫须有的所谓“人民的敌人”的罪名,逮捕入狱。通过对他们的审讯逼供,造假材料,要他们把肖洛霍夫说成是“人民的敌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维约申斯